

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六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二十七

立政第八十七

今文尙書二十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辟人贅衣虎賁周公曰於戲休茲知恤鮮哉  
熹平石經常伯常任辟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是今文尙書準人  
作辟人與隸古定本不同偽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

官王鳴盛曰爾雅辟法也蔡邕石經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

古文苑胡廣侍中箴曰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

又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闕然奮震贄衣近侍常伯之人

文選班固西都賦曰虎賁贄衣闔尹闔寺陸戰百重各有專司○李善注云尙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贄猶綴也

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歿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

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

案說文支部云𠂔迮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常𠂔常任此所稱周書古文尙書也王氏鳴盛以爲𠂔字訓迮爲迮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段玉裁云漢人多作常伯不作𠂔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伯段說是也馬鄭皆古文本字同作伯信𠂔字乃壁中故書矣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楊雄侍中箴云光常伯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又胡廣侍中箴以常伯常任並舉備引籍孺閔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

爲戒是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此皆用今文家尙書說故與僞孔傳以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者詭異也古文苑載楊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贅衣與班固崔瑗皆以綴衣爲贅衣古者綴贅通用字公羊傳君若贅旒然後漢書張衡傳作君若綴旒是其證也顧命篇云綴路在阼階西周禮鄭司農注引作贅路是知作綴者古文尙書作贅者今文尙書也尙書正義引王肅云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

敬猶驚亦作汶古音文聲昏聲敬聲同在第十三部  
尙書正義曰釋詁云敬強也敬卽昏也故訓爲強按  
此當云昏卽敬也乃合疑正義所據經文本同般庚  
作昏與陸德明本作敬不同爾疋昏敬俱訓強而正  
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字乃敬字之假借故同訓強  
此正義發明爾雅如盤庚鄭注亦讀昏爲敬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度心灼見三有會心以敬事上

帝

熹平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尙書也說

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  
與蔡邕書石經文異許所稱周書據古文也正義本  
作灼見焯灼古今文之異蓋同部假借字耳王鳴盛  
曰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  
之卓猶灼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  
文尙書作焯是也俊隸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  
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  
非也喬樅謂據下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石經作維  
厥度心則此三有宅心當亦作三有度心度讀如圖  
度之度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度是也會

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  
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執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  
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纁烝三毫阪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  
衣趣馬小尹

案趙注引書亦作贅衣是邠卿用今文尙書之明證  
纁正義本作盧書古文訓本作纁攷史記錄姆誓文  
曰微纁彭濮人是今文尙書姆誓篇然也則此文當

亦同母誓作繼矣正義又引鄭注云三亳者湯舊都  
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  
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江聲曰案鄭注帝告釐沃敘  
云亳今河南偃師縣又案續漢書郡國志成臯爲縣  
名屬河南尹緱氏有轅轅關緱氏亦屬河南尹則成  
臯轅轅皆近亳也穀城有函谷關穀城亦屬河南尹  
則函谷亦近亳降蓋函聲之轉降谷卽函谷也漢書  
地理志云成臯故虎牢或曰制隱元年左傳云制巖  
邑也則成臯險矣戰國策張儀曰塞轅轅緱氏之口  
則轅轅亦險要也水經穀水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

東南流經毋邱興盛墓東又南經函谷關函西關高  
險陝路出壓郭然則函谷亦險矣

文王維厥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又王  
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維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  
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

熹平石經 缺 維厥度心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尙書也僞  
孔傳本維下有克字度作宅段玉裁曰凡今文尙書  
宅作度堯典宅岵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今文皆爲  
度是其證也漢書敘傳曰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

衆宅心今按尙書無此句必今文尙書維厥度心之  
駁文也

亦越武王率維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受茲丕丕其於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熹平石經受茲丕丕其於戲

下闕

案此見隸釋漢石經尙書殘碑隸古定本茲作此其  
作基於戲作鳴乎茲此誼同其者基之消文基从土  
其聲古人文字每多消借用之於戲則古文皆作鳴  
乎也段玉裁曰按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

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尙書大誥亦作丕不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尙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尙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其段說亦通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

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 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  
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  
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  
不至故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  
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  
宜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聖人知之  
不改政行轉穀賑贖損鄂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  
之者得宜也

案仲任引書時則物有間之物謂災物也隸古定本  
作勿偽傳訓爲毋與論衡文誼並異王鳴盛曰劉達

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  
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  
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  
者相傳古訓當从之僞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  
不賤不至當作不賤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  
作物今文尙書也訓爲災物今文尙書說也作勿者  
古文尙書也

於戲予且以前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維正是以之

熹平石經上闕且以前人之微言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同隸古  
定本以前作已受微作微與今文尙書不同王鳴盛  
曰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識日子夏六十四人共撰  
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  
注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喬樞謂微言  
與君與篇蔑德同誼蔑亦微也蔑德者精微之德微  
言者精微之言也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度之  
克猶釋之茲力俾乂

玉海執文志攷漢儒所引尙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  
釋之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與執文志  
攷所載文異段玉裁曰伯厚所採未檢得所出宅作  
度由作猶今文尙書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德是罔顯哉厥世繼自今立  
政勿以儉人其維吉士用勵相我邦家

熹平石經

上闕

訓德是罔顯哉厥世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是  
罔顯哉厥世隸古定本作不訓于德又哉字作在與

今文尙書不同尙書釋文云儉本又作憇攷說文心部云儉誠也儉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又憇字云疾利口也从心从憇憇俱音息廉切二字誼同音同又言部云諛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諛人許君於諛下引周書勿以諛人爲證則知上文罔有立政用儉人亦同作諛字許所據蓋壁中古文尙書也何以驗之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儉人儉利人也馬以儉人訓爲儉利人與說文儉字誼同是知諛問之諛非此經本誼乃壁中古文假諛爲儉字故馬融讀從今文也然則作儉作憇蓋皆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

異文矣又偽孔本作其勿以儉人據說文所引則勿  
上無其字也

說文力部曰勩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勩相我邦  
家讀若萬

案小徐本說文作讀與厲同玉篇勩字下亦引書勩  
相我邦家與說文同偽孔本邦作國茲從說文所引  
用勩相我國家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欽哉敬敷訓典以服  
朕命以勩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案勩字亦訓勉疑此策命即用尙書立政語勩此作

勗當是三家尙書之異文

今又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於戲繼自今後王立政其維克用常人

尙書大傳雜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案伏生大傳此二語疑卽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覲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尙書本如是也

熹平石

上闕

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文王之鮮光耿作鮮蓋三家經文同攷說文耳部云耿耳省頰也从耳炯省聲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案後漢書杜林傳言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志之林說耿光之訓必本古文尙書說然耿之訓光非其本誼當卽頰字之假借釋詁頰光也頰耿音同耿從炯省聲炯光也故古文卽假借耿字用之許君不從杜林說者謂耿當从炯省聲非从光聖省聲也今文作鮮光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雜詁之言明光也詩出車旂

施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  
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與馬號爲鮮  
明是鮮本有明誼又魏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  
鮮白亦與明義近竊謂古文尙書以耿光二字聯文  
耿亦當訓明王逸楚詞注云耿明也光也是耿有明  
義與今文尙書字異誼同江聲曰方當爲旁旁溥也  
段玉裁曰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昭注云方當作橫  
明道二年本如是近本作方猶橫也玉裁按橫讀古  
曠切充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

彌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且望之力此皆明王  
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慎以列用中罰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温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

案左傳成公十一年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  
生以温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國於蘇其地  
卽温邑也隱公十一年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温等十二邑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温今河內温縣是忿生於武王時爲司寇此時未久

容或尙在朝列後漢書云律謝臯蘇注以蘇爲念生  
然則蘇公蓋長於刑法者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二十七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三十一

顧命第九十一

今文尙書二十四

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漢書律厯志曰三統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十  
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  
豫

案此今文尙書也三統云者劉歆說也尙書正義引

鄭云二十八年詩烈文正義引鄭顧命注云成王二  
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玉鳴盛曰詩疏引鄭注割  
裂不全當續其下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  
於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積  
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  
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  
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己小求攝管蔡  
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  
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  
致政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年崩年

四十九也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年營雒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雒誥歆乃并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鄭旣分爲兩年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與歆不合然歆旣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年一三十年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年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制禮樂朝諸侯於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年數起一說也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年表其言云孔子序尙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諫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

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鄭  
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江聲曰偽孔本作  
王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聲謂  
釋當讀爲庶幾說釋之釋不釋猶不豫何休公羊桓  
十六年傳注云天子有疾曰不豫則言不釋而疾意  
自見矣喬樅謂今文尙書不豫上多有疾二字古文  
尙書無之馬據今文以解古文故以不釋爲疾不解  
也

甲子王乃洮沫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漢書律麻志顧命曰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

說文水部云洙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須云古文洙从頁

又几部云凭依儿也从任几周書曰任玉几讀若馮

案隸古定本尙書洙作頽凭作馮釋文云馬曰洙洙髮也頽頽面也馬訓頽面與說文合許云古文作須則作洙者是尙書之今文矣凭讀若馮馮與凭同聲故讀如之良玉裁曰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覓几洙頽爲濯以爲斲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爲濯之上蓋有脫文當云洙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

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  
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  
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類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  
之義夫洮類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統類在內  
也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  
洮衆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洮聲翟聲同在第二部  
類說文小篆作洮古文作類从水廿頁會意兩手掣  
水洒面也今說文作須乃是誤字尙書音義文選報  
任少卿書注所引不誤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  
假借字今本作憑此衛包改也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  
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案據仲師注所引顧命是今文尙書凭有作馮者此  
三家之異文也

中論法象篇曰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  
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亡之候猶不忘敬况於  
遊宴乎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  
元冕江聲云禮視朝則皮弁服此時顧命以傳重大  
事比視朝加一等故服元冕然則服元冕者亦加敬

事之意徐幹中論正說此經之誼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

熹平石經乃 缺 召太保 下 缺

師伯 師氏龍臣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  
古曰師伯尙書作彤伯龍臣尙書作武臣

案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唐人諱虎爲武武臣卽  
虎臣也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  
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邵公百八十

王曰於戲疾大漸維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尙書五行傳曰明王踐祚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倪寬傳寬奉觴上壽詞云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裏重光謂日有重日也

案重光專就日言是尙書經師之說兕覓治歐陽尙書故其說與五行傳同又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日月光依孝經說是由王者之德所致故以歸美文

武尙書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馬亦用今文家說重光得兼日月星言者月星與日晝夜代明故當兼言之也伏生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歟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是喻帝德光明皆兼日月星也漢書律曆志云淳于  
陵渠復覆太初麻晦朔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  
皆與馬融說同書君奭篇曰天休滋至然則文武盛  
時蓋有此瑞矣文選鍾士季檄蜀文曰奕世重光李  
善注云尙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又陸士衡  
皇太子宴元圃詩曰體輝重光李善注云尙書曰昔  
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李善兩引尙書一作昔先君  
一作昔我君今正義本但作昔君豈李所據本與正

義本別歟

班固典引曰宣二祖之重光

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

熹平石經上缺通殷就大命在下缺

案此漢石經尙書殘碑字見隸釋及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達殷集大命與今文尙書異良玉裁曰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如禹貢達于河達于沛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如毛詩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達讀如撻

在夏后之詞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言部曰詞其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詞  
又彡部曰逾越進也从彡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

案偽孔本作在後之侗尙書釋文云侗馬本作詞云  
共也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侗作詞與馬本合後作  
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詞  
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作在后之詞無夏字玉  
海菴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詞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  
公紹韻會引在后之詞用小徐本亦無夏字喬樞謂  
說文引周書疑是據今文故作在夏后之詞江聲云  
禮記祭統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詞訓同爲詞亦取

其誼也在夏后之誦者謂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也  
僞孔本作後非是

淮南王術訓曰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之所以  
昌桀紂之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畧智博問以應  
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  
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  
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  
聖人之行方矣

案據淮南子云云則此篇所謂嗣守文武大訓者卽  
文武所著於明堂之訓也下文大訓在東序亦卽此

文武之大訓可知矣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柔遠能爾安勸大小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助贛於非幾

隸釋費鳳碑云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

案弗不古者通用據費鳳碑作不悟卽本顧命篇語疑今文尙書是作不興不悟興起也不興不悟言必死也又僞孔本尙書冒貢於非幾釋文云馬鄭王作勛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馬云贛陷也此經馬鄭王本三者皆同是知今文古文並無殊異僞孔本非是江

聲曰說文力部云勛勉也从力冒聲是勛以勉爲誼以冒爲聲。勉誼不可以施於此文而古字或假借謂依聲託事也。禮記緇衣引君牙作君雅。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雅从牙得聲而遂借爲牙。此經勛字亦以从冒得聲而遂借爲冒。易繫辭云冒天下之道。虞翻注云冒觸也。爾無以釗勛贛于非幾者。謂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也。王鳴盛曰說文贛从贛省聲。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贛訓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勛贛也。段玉裁曰釋文云馬鄭王作贛音勛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贛。

也說文心部曰慇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慇汲  
黯傳曰甚矣汲黯之慇也集韻去聲三用曰慇亦省  
作贛丑用切此本尙書音義也聲類韻集丑巷切與  
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  
而其說又與鄭王不同贛從貝贛省聲贛苦感切說  
文引詩護護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  
古注漢書曰贛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坎  
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傳贛諫讀如坎卽  
白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喬樞  
謂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此經

勗讀肅讀獨與鄭同者蓋鄭本用古文故肅從之馬  
訓讀爲陋與公羊傳及白虎通合蓋從今文尙書說  
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宏濟于艱難  
茲卽受命還出贊衣於庭

熹平石經上缺非幾茲卽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字如此隸古定本作茲  
旣受命還與今文字異贊衣隸古定本作綴衣今據  
立政篇綴衣今文尙書作贊衣則此經當亦同作贊  
字也

越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麻志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  
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壞也黎庶隕涕海  
內悲涼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案僞孔本尙書但作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  
安民立政曰成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曰成土  
二十八年崩則王本亦有成字與馬本同是古文  
文皆作成王崩也攷周官司几筵及天府注鄭君禾

鄭司農注兩引顧命文一有成字一無成字仲師  
引皆今文尙書不當舛異其無成字者段氏懋堂  
爲或後人依僞孔本刪之王鳳階孫詒穀皆云天府  
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歟

釋名釋喪制曰人死氣絕曰死死漸也就消漸也士曰  
不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卒言卒竟也諸侯曰薨薨  
之聲也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礮聲也

太保命中桓南宮髦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  
迎子釗於南門之外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髦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仲桓南宮毛仲中毛髦古皆通用字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歛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尙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逆子釗逆迎古者通用周禮巾車注云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同作逆字禹貢逆河馬班皆作迎河金縢篇曰小子其新逆鄭注云史自新迎說文辵部曰逆迎也从辵前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是也

延入翌室恤度宗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注云尙書曰  
延入翌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

案翌室正義本尙書作翼室此與上文翌日今本作  
翼日皆衛包所改也段玉裁曰僞傳訓翌爲明疏引  
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翌室卽明堂也明堂  
卽路寢也衛包妄改爲翼非是後漢書章懷注引尙  
書云云此本蔡邕典引注也蓋蔡氏引尙書延入翌  
室卽度宗而申之曰度居也宗尊也今本文選注脫  
去引尙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凡古文尙書宅字今

文尙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衣衣賚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

熹平石經黼衣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字如此段玉裁曰此今文尙書也詩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依或展字見釋文然則古字多通用但未知今文家作何說喬樅謂依或展字則此黼衣乃黼依之省借黼依卽黼展也

如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引顧命仍几爲證是其省借之例也

牖間南鄉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大貝仍几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儻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案據鄭仲師說則讀乃爲仍是讀從顧命之仍凡此  
所引今文尙書也說文苜部云莫火不明也从苜从  
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莫席織弱席也讀與蔑同尙  
書釋文引鄭云蔑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  
神之事故也攷篋乃俗字鄭本實作蔑蔑猶微也蔑  
微之訓與說文莫火不明義近許據壁中古文故字  
作莫鄭從伏生今文故字作蔑許君讀莫與蔑同是  
從今文以正古文之假借也布敷古相通用說文引  
古文作布今文則皆作敷僞孔本亦作敷此改從今  
文尙書也釋文引馬云蔑織弱正義引王肅注云織

葛華席蓋蒲席也皆訓蔑爲織織亦微也說文云莫

席織葛席織當亦織字之譌說文艸部云葛蒲子可

以爲平席也

段玉裁云蒲子猶子蒲謂蒲之釋獻者或改爲蒲本非也

世謂蒲平

劉熙釋名云蒲平以蒲爲之其體平也此所謂蒲與

左傳言董澤之蒲同蒲可以爲箭幹亦竹之類故鄭

以析竹次青言之下文底席正義引鄭云底致也蔑

織致席也謂底席視蔑席而又加織致者玉篇底字

下引書云敷重底席孔安國曰底葛華也本作底按

作底者是底席與蔑席豐席一例皆言席精麤之別

加艸作蓐乃俗字耳釋文引馬融云底青蒲也正義

引王肅注同攷漢書史丹傳云頓首伏青蒲上服虔

注以爲青緣蒲席是知書言綴純蓋謂綴以青純也

豐席畫純正義引鄭云豐席刮凍竹席

段玉裁云今本作刮凍凍

當是凍之字誤凍治也刮凍謂刮治使色澤妍容可觀故曰豐席也畫純似雲氣畫之

爲緣又引王肅注云豐席莞攷詩下莞上簟鄭箋云

莞小蒲也又攷工記云畫纘之事雜五色禮記深衣

有純以青純以纘之別然則席之綴純亦卽青純畫

純亦卽纘純矣筍席正義引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

記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釋文引

馬云筍筍箬攷說文竹部云筍竹箬也箬字云楚謂

竹皮曰箬是馬亦與鄭合據此知今文古文並無異解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越七日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案賈疏引鄭顧命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河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鼗鼓大鼓也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今攷說文山部云案藏也杲古文保周書曰陳寀赤刀許君所傳古文尙書也書正義引鄭注云陳寀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周禮注鄭司

農所引顧命文均不作臬字則是仲師及康成皆從  
今文也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  
玉鄭說與許君合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  
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  
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  
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然則  
此云河圖兼有周家及前代之錄圖故鄭廣指帝王  
聖者所受也文選典引李善載蔡邕注引尙書曰纘  
瓊河圖雜書在東序江聲據之以所引爲今文尙書  
故與古文不同喬樅謂江說非也蔡所引尙書當是

尙書說古帝王受河圖者非獨頊頊前有伏羲受河  
圖見漢書五行志後有堯受河圖元龜負書止壇舜  
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見尙書中候握河紀禹受河  
圖見博物志引尸子是蔡邕特約舉尙書之說所引  
文句或更有脫佚不得以爲卽今文尙書也觀鄭司  
農天府注引顧命陳寶云云與馬鄭本同則知今文  
尙書經無頊頊雒書等字也

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  
序墻也尙書曰頊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河圖

二字

舊脫今增之 雒書皆存亡之事尙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案文選褚淵碑文曰餐東野之秘寶李善注云雒書  
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  
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  
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段玉裁云尙書大傳天子  
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庸也是杼爲序之假借今  
文尙書蓋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今文  
也喬樞謂據尙書緯引顧命文作天球河圖在東杼  
益足證今文與古文並同段氏知緯書皆用今文而  
猶以蔡引尙書頌頊雒書等字卽古文尙書大玉夷  
五天球等之駁文何其明於彼而獨暗於此耶伏生

壁藏之尙書經秦亂後雖亡失其什七八然二十九篇書固完好以教於齊魯之間其後孔壁中古文既出于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兒寬嘗從孔安國受業三家尙書之學皆出於寬閒有文字小異訓誼稍別者要亦經師相承各守舊說甯失之固而不肯輕變家法蔡邕當熹平時嫉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故與楊賜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成取正焉段氏乃執李善所引蔡邕注語謂邕據今文尙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未免失之苛矣

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玉路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尙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

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

象今注疏

本誤作金非是

不陳金路

金今注疏本誤作象非是

木路草路者王於朝

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贊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尙書家說以贊路次路

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騏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戣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墜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墜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案尙書棊弁正義曰王肅云棊赤黑色釋文曰棊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攷詩曹風正義引顧命云四人騏弁鄭注云青黑曰騏是鄭本尙書亦同馬作騏弁此從今文也王肅本作棊是從古文尙書肅好與鄭立異馬鄭說有不同者王必從馬而違鄭此經馬

鄭皆從今文作騏故王肅獨從古文作綦也詩正義  
又云鄭於曹風箋謂騏當作璆以玉爲之於書顧命  
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  
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  
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  
師之文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  
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故知顧命之騏弁正是弁作  
青黑色非綦王之皮弁矣喬樞謂馬鄭皆以騏弁爲  
青黑色王肅獨云綦赤黑色按赤黑乃爵弁之色若  
騏弁亦作赤黑色則與爵弁何別王說非是爵弁爲

孔本作雀弁據詩正義引顧命作爵弁是依鄭君本  
今從之

說文戈部曰戣周書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兵也从戈癸  
聲

又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  
銳讀若兌

案今本說文銳字作銳王鳴盛曰楊雄傳長楊賦有  
云兌鋌癡者金鑠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必按字書無  
兌字今俗以爲兌州字兌州本作沈此兌鋌合作銳  
鋌漢書相承誤爲兌字如淳乃云兌括也師古依孟

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鏃小矛同可  
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於雄傳末臣似者宋  
祁謂是張似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鏃字相次  
則似說是也段玉裁曰似云說文銳字與鏃字相次  
又按今文尙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曰銳矛屬也疑  
舊是作銳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  
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銳字有銳字與鋌鏃鏃以類  
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  
必孫強所增而徒  
會切五字乃顧  
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尙書作一人冕執銳也  
廣韻十七準無銳字十四泰銳杜外切矛也又弋稅

切集韻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韻略黃氏  
韻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  
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銳字陸氏釋文  
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銳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  
未必有銳字廣雅釋器說矛有鈇鉞而無銳似  
魏時說文亦無銳字又在玉篇之前矣說文銳字當  
依尙書作銳音徒外切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屬  
許氏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  
銳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韻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  
說文善本作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

人冕執銳謂若兗也而讀若兗之下或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徒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銳譌爲銳遂移徙分置耳段說是也今從之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玠圭上宗奉銅瑁由阼階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也以尙書言迎于釗不言迎王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

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上宗猶太宗變其父者宗伯之長大宗伯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尙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曰字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柝謂酒柝甚遠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柝誤莫大

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就  
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今按  
虞翻說非是王鳴盛曰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酒者  
故鄭以爲酒栢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醋則彼同  
是璋瓚矣半圭曰璋璋瓚亞於圭瓚禮記祭統云君  
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是其差也大保以醋  
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也  
假如翻說則下文乃受同瓚作乃受瓚猶可通也而  
下文用以祭用以醋用以膺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  
瓚乎斯大謬不然矣江聲曰古瓚字作珎見說文玉

部曰則別是一字說文別有目部以目爲古瑱字非也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瑱者俱升自昨階明非尋常之酒器圭瓊則宗廟之中酌鬱鬯以裸先生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二說申明鄭義足以折翻之駁難矣喬樞謂訓同爲酒器亦是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翻稱馬融訓注以同爲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尙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又翻所言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與白虎通稱尙書乃受銅瑱吉冕服受銅稱王釋冕藏銅反喪服正合然則作同訓爲酒器者蓋歐陽尙書所傳伏生之本也益金作銅者大夏侯尙書

之本也曰虎通多用大夏侯說其以銅字訓爲天子副璽者當是小以侯之說此三家尙書之文誼異別者也

白虎通紉冕篇尙書曰王麻冕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

案此今又尙書也古文尙書作介乃玠字之消借許引周書曰稱奉玠圭段氏玉裁以爲卽引大保承玠圭句又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喬樞謂據說文知今文尙書介字當从玉作玠近刻說文玠下引書但作介字非是

又案白虎通引尙書乃受銅瑁又言吉冕受銅又言  
釋冕藏銅則所據三家今文實有同字益金作銅者  
攷漢書律厯志言六律六呂本黃帝使泠綸取竹之  
解谷制十二筩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  
本迨後其法皆用銅云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  
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  
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取於士君子之  
行是以用銅也故周禮以典同名官當亦取律呂之  
義此王所受同許鄭均改爲爵名自是圭瓚之器用  
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

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飲器以砗爲質飾以金玉此鬯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於震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瓚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

下言之卽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尙書之說也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呂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嘗非之案禮記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

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習小夏侯  
尙書者今又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之副  
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  
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  
經之銅瑁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

白虎通緇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  
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之冠也十一月之時  
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  
詡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  
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

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乘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  
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蔥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蔥也纁所  
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  
皮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尙書  
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遽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  
旒者示不視邪纁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  
無徒明不極知下

案尙書大傳載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周公曰  
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領者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  
覆頭是冒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大傳又言黃

帝始制冠冕垂衣裳則以麻爲冕蓋始自黃帝史記  
言帝堯純衣黃收索隱云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  
象古質素也據此知唐虞冠冕同名爲收夏后氏卽  
沿唐虞之制也

蔡邕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  
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  
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  
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周書曰  
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  
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

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皆七

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王丹命曰皇后凭玉几導揚末命  
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卡變和天下用對揚文武之  
光訓

漢書敘傳曰末命導揚

案凭字說已見前臨君周邦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  
作君臨周邦竊以爲作君臨者是也今本尙書或傳  
寫者誤倒之對揚古文作答揚段玉裁曰凡古文尙  
書答字今文皆作對如雜詁奉答天命尙書大傳作  
奉對是也此下文王再拜興答曰白虎通爵篇亦引

· 作與

王再拜興對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銅瑁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白虎通爵篇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據鄭注明以同瑁爲二物虞翻乃謂同是月之誤字其亦不思而已矣段玉裁曰鄭君訓同爲栝則

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託大保受同及以下同字皆如貫珠。倘如仲翔改作上宗奉日瑁乃受日瑁則三宿三祭三託者果何物乎。且以下同字可皆更爲日乎。大保受日降以異日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性謬甚矣。

王三宿三祭三託

說文一部曰託奠爵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

案尙書釋文云陀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託與

說文音義同正義曰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元云徐  
行前曰肅却行曰詒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喬樅謂作宅者古文尙書也觀下文云大保受同祭  
齊宅授宗人同尙作宅字可證古文本作宅矣馬本  
作詒者詒之譌字也陸本作咤者詒之或體也玉篇  
一部曰詒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詒  
孔安國曰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吒據玉篇  
所引云云是僞孔本亦作詒字矣然則馬本作詒者  
蓋讀古文宅字從今文之詒也別本或作吒字後人  
傳爲譌詒爲詒又譌詒爲咤耳釋文言馬本作詒音

義與說文同足見馬本原作託字後人不能辨別託  
詫之爲二形遂誤託作詫說文所載託字蓋據今文  
尙書以託訓奠爵酒奠爵必却行復本位故鄭云却  
行曰託與上文王三宿宿卽肅也徐前行曰肅相對  
成誼進爵必前行離本位旣祭乃奠爵必却行復本  
位許鄭誼實相成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醕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墮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  
說文月部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大保受同墮故从口史  
簡亦以从口

又口部曰齊嘗也从口齊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齊

案偽孔本尙書作秉璋以酢釋文云酢才各反王鳴盛曰酢當作醋說文酉部云醕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醋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醖也倉故切酸酢也素官切今俗醋酢相亂當據說文正之王說是也釋文又云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攷說文宀部云宅所託也重文死云古文宅庀云亦古文宅死與託形近音同古文作死今文作託死卽宅字故轉寫者以託誤作託也徐音宅殆故反則讀宅同度古者宅是二字本相通用段玉裁曰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卑詩十

一暮曰度或作庀宅二十陌曰七或作度是也春橙  
謂此宅字亦卽上文三毘之託古文作毘今文作託  
蓋太保受同祭酒齊酒之後亦必却行復本位以同  
授宗人而後始拜也宅字得訓爲却行者蓋與賧字  
義近玉篇足部云踳賧乍前乍却也史記司馬相如  
傳踳賧鞞容以委麗芳注張揖云踳賧疾行互則卻  
也類篇云賧或从庀作賧庀卽古文宅字古字多消  
借庀疑卽賧之省文今文尙書作託蓋以音同假借  
爲毘字毘亦卽古文宅也

諸侯出廟門侯王出江應門之內太保率東方諸侯入

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皆黼黻衣黃朱紕

白虎通紕冕篇曰紕者蔽也行以蔽前紕蔽者小有事  
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紕諸侯赤紕詩云朱紕  
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紕金鳥會同有釋又  
云赤紕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紕亦謂諸  
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赤矣大夫繇衡別於  
君矣天子大夫赤紕繇衡士鞅鞅朱赤者咸盛色也是  
以聖人塗法之紕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  
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用爲紕  
服百王不易也

案今本白虎通字多譌舛不可讀茲據段氏玉裁所訂正者如此段氏云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與今文尙書合古文尙書作布乘黃朱與今文異按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黻此正用今文尙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市亦作鞞蔽膝也假借作紉芾弗黻朱黻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黻誤矣漢書正文本作鞞注本云朱鞞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鞞又作紉其音同今本舛誤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賓稱奉玠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泉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尙書也古文無玠字段氏玉裁以爲許所引周書爲上文太保奉介圭之句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王鳴盛云古文尙書無介字此僞孔氏

所刪去也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去介字但崧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言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於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也江聲曰介圭卽命圭此經偁奉介圭兼幣是朝兼享禮故庭實俱設與常禮不同介珪固是命圭不妨幣中別有享圭也喬樅謂江說以介圭卽命

圭其誼是也韓奕詩明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言以其介圭則實爲韓侯之命圭而非享禮中之圭幣矣玠圭雖指尺一寸者言之然諸侯之命圭亦不妨通稱天子曰鎮圭公侯伯又有桓信躬之別其稱名固自不同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維周文武誕受嗇若克恤西土維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

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案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子政所引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立賞罰以定其功尙書大傳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溷爲一王伯厚侮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說文支部曰敷岐也又支勇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

又曰數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

案經傳數皆作敷漢碑多從寸作敷段玉裁云五經文字曰數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万寡命與康誥寡兄大雅寡妻同訓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維予一人釗報誥

案尙書釋文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古文今文分篇之各不同也僞孔本以王出在應門之內分爲康王之誥正義曰伏

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  
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  
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報  
告異篇失其義也攷馬鄭王本皆孔氏古文之舊今  
本乃僞孔傳妄改孔穎達曲附之無識甚矣江聲曰  
馬鄭二公皆非輕改舊章者蓋必孔氏古文實是二  
篇而馬鄭從之也今案敘云成王崩康王旣尸天子  
遂誥諸侯明非踰年卽位而誥諸侯也且必推本成  
王崩言之明是成王崩未久時事然則尸天子謂王  
天子之位卽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言遂誥卽在應門

而語也是則康王之語卽此王若曰以下云云非別有逸篇也

又案詩周譜正義引鄭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祿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罷黜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

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無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諸侯  
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  
甯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  
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  
不違君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案僞孔傳本尙書無作罔今據漢書谷永傳引經及  
後漢書荀彧傳彧勸操語皆作無不則知今文尙書

本然也

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  
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案酺本傳言酺少從祖父充受尙書能傳其業又從  
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則酺於尙書習歐  
陽氏之學也注云東觀記云充與光武同門學攷光  
武紀言學尙書於中大夫許子威資用乏絕與同舍  
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然則知光  
武及許子威暨韓生皆習歐陽尙書矣

又荀爽傳或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注尙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王釋冕喪服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卽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

案段玉裁云白虎通引無反字蓋今文尙書也喬樞謂此不然也白虎通引尙書無反字當是傳寫者脫佚據下文云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有反字無服字則知上文誤脫去反字下文又誤脫去

服字也

又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纓鄭說亦與白虎通合經言王反喪服而未及羣公故鄭言此以補經所未備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

案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卽位文阿議曰千人無君不

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且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  
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卽受麻冕  
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文阿此議  
與白虎通說康王在喪情事相同康王麻冕受策召  
公當卽援成王故事蓋三家今文尙書雖亡而佚文  
遺說尙有散見於他書所引者故文阿得據以爲言  
也